

小説 義子還恩記 (三) (孔)

惟守候終日，仍無進見機會。方欲他去，翌日再來，忽轉念曰：「盍勿就此棲宿，而進之爲愈耶？」於是乃啓其臥具，擇簷下之可蔽風雨者，而憩焉。而所謂臥具者，則爲破爛之麻包也。當此嚴寒之候，人方閉戶扃門，熾炭取暖，彼獨衣不蔽體，而憐之者，不忍面下逐客令，且授以餘食，給以破衣。克儉遂得免於凍餒。樓宿於是者凡數日，然仍未敢逕入見翁也。翌日，時將傍午，有踵門謁翁者，翁乃下樓迎之。忽睹階簷各地，清潔逾恒，頗異之。

問誰打掃者？或以克儉告。翁驚訝，蓋不知所謂克儉，爲誰也。無何，客去，翁乃問頃間所謂克儉者爲誰。婢僕乃導克儉入，指以告翁。而克儉兒翁之機，於乎至矣。翁睹

翁懸懶隨侍，事事仰承翁意。以未始非計之得也。自是而後克儉對僕，克儉自思，求賣之謀，雖未得，達然能作僕翁家。樓依有所，亦

操作之餘，偶以文字自習，皆能過目不忘。多所領會，由是翁益愛之。十年，而改革之端實啓於中日戰勝，博士謂今日中國頗不少熱心教育之人。彼在天津曾赴名士嚴範孫君之宴，嚴君環顧四壁曰：「使我一生而再留心保存，所藏之書當不僅此。」在座某君曰：「嚴先生年來已捐去其所有之大半矣。」問向有幾何？曰：「四五千卷。」博士稱嚴君所辦之南開學校，實為中國著名學校之一云。到山西閻錫山，閻督專函竭力振興山西教育者也。詢博士曰：「先

間之進化，誠非易易。

於今僅二十餘年耳。於此局（旁人）促時期之中，欲倣行歐美百數十年

之進化，並非過論。

就其目光看來，黃人之資質實不遜於白人。中國無階級之

分，有之惟學者稍為社會所崇拜而

己從來官吏莫不出身文士。然須

經數度之考試，可謂極有民主神情

矣。從來官吏莫不出身文士。然須

經數度之考試，可謂極有民主神情